

EX. Ἄλλοι δὲ πάλιν ἀνέστησαν καὶ ἔλεγον·
ΦΑΙΔ. Σχέδιον γὰρ οὕτως ἐγένεσθαι.

EX. Τί οὖν δὴ; τίνας φῆς ἦσαν οἱ λόγοι;

ΦΑΙΔ. Ἐγὼ σοι ἐξ ἀρχῆς πάντα πειράσομαι διηγήσασθαι. αὖτις γὰρ δὴ καὶ τὰς πρόσθεν ἡμέρας εἰώθεμεν φοιτᾶν καὶ ἐγὼ καὶ οἱ 刘小枫 编译 译 Σωκράτη, συλλεγόμενοι ἔωθεν εἰς τὸ δικαστήριον ἐν ᾧ καὶ ἡ δίκη ἐγένετο· πλησίον γὰρ ἦν τοῦ δεσμοτηρίου. περιεμένομεν οὖν ἐκάστοτε ἕως ἀνοιχθείη τὸ δεσμοτήριον, διατρίβοντες μετ' ἀλλήλων, ἀνεύγετο γὰρ οὐ πρὶν· ἐπειδὴ δὲ ἀνοιχθείη, εἰσῆμυν παρὰ τὸν Σωκράτη καὶ τὰ πολλὰ διημερέβομεν μετ' αὐτοῦ. καὶ δὴ καὶ τότε πρωῒτερον συνελέγημεν· τῇ γὰρ προτεραίᾳ ἡμέρᾳ ἐπειδὴ ἐξήλθαμεν ἐκ τοῦ δεσμοτηρίου ἐσπέρας, ἐπυθόμεθα ὅτι τὸ πλοῖον ἐκ Δήλου ἀφειγμένον εἴη. παρηγγέλαμεν οὖν ἀλλήλοις ἦκειν οἷς πρωῒτατα εἰς τὸ εἰωθός. καὶ ἤκομεν καὶ ἡμῖν ἐξελθὼν ὁ θηρωρός, ὥσπερ εἰώθει ὑπακούειν, εἶπεν περιμένειν καὶ μὴ πρότερον παύσασθαι ἕως ἂν αὐτὸς κελεύσῃ· “Λύουσι γάρ,” ἔφη, “οἱ ἑνδεκα Σωκράτη καὶ παραγγέλλουσιν ὅπως ἂν τῆς τῇ ἡμέρᾳ τελευτῇ.” οὐ πολλὸν δ' οὖν χρόνον ἐπισχόν ἦκεν καὶ ἐκέλευεν ἡμῖς εἰσιέναι. εἰσιόντες οὖν κατελαμβάνομεν τὸν μὲν Σωκράτη ἄρτι λελυμένον, τὴν δὲ Ξανθίππην—γινώσκεις γάρ—ἐχούσαν τε τὸ παιδίο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παρακαθημένην. ὡς οὖν εἶδε ἡμῶς ἡ Ξανθίππη, ἀνημφήμησέ τε καὶ τοιαῦτ' αὐτὰ εἶπεν, οἷα δὴ εἰώθασιν αἱ γυναῖκες, ὅτι “ὦ Σώκρατες, ὥστατοι δὴ σε προπεροῦσι νῦν οἱ ἐπιτηδεύαι καὶ σὺ τούτους.” καὶ ὁ Σωκράτης βλέψας εἰς τὸν Κρίτωνα, “ὦ Κρίτων,” ἔφη, “ἀπαγέτω τις αὐτὴν δεῦρο.”

Καὶ ἐκεῖνη μὲν ἀπήγού τινες τῶν τοῦ Κρίτωνος βοῶσάν τε καὶ κοπτομένην· ὁ δὲ Σωκράτης ἀνακαθίζομενος εἰς τὴν

柏拉图四书

Plato's Four Erotic Dialogues

刘小枫 编 / 译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四书 / 刘小枫编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1

ISBN 978-7-108-05433-3

I. ①柏… II. ①刘…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209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字 数 307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编译说明	1
苏格拉底的爱欲与民主政治（导言）	5
主要参考文献	35
普罗塔戈拉	39
会饮	165
斐德若	279
斐多	405

编译说明

1. 在柏拉图传世的 36 篇作品中,《普罗塔戈拉》《会饮》《斐德若》《斐多》最富文学色彩。本稿按戏剧时间先后编成四联剧,名之为“柏拉图四书”(亦可称为“苏格拉底传”),为大学本科生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柏拉图作品的基本读本。

2. 这四篇对话涵盖了柏拉图作品的主要文学形式:《普罗塔戈拉》是苏格拉底亲自讲述的一段经历(如长制作品《王制》),这种“叙述体[报告体]”对话读起来有如今天的中篇小说。《斐德若》没有叙述者,这种“演示体”对话(如长制作品《法义》)读起来像今天的话剧剧本。《会饮》和《斐多》也属于叙述体,但叙述者不是苏格拉底本人,而是他的学生,算回忆苏格拉底的中篇小说。

3. 这四篇对话有明显的内在关联,堪称对观作品。《会饮》中的主角除阿里斯托芬外,均出现在《普罗塔戈拉》中。《会饮》中的引题人斐德若在《斐德若》中成了主角,这两篇对话的主题都是爱欲,以至于有柏拉图

的“爱欲对话”(Erotic Dialogues)姐妹篇之称。《斐德若》不仅提到了《普罗塔戈拉》中出场的所有智术师,而且详细讨论了《普罗塔戈拉》中出现的民主政治的修辞问题这一主题。《斐德若》还提到了《斐多》中的主角之一西姆米阿斯,甚至出现了《斐多》中详细讨论的灵魂不死主题——《斐德若》中的爱欲灵魂论以《斐多》中的灵魂不死论为基础。苏格拉底在《斐多》一开始时说到自己一生都在作诗,这与前面三篇对话都有关联,因为它们都是柏拉图中篇对话中作诗最多的对话。

4.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绝非像阿里斯托芬批评的那样不接地气,他所关切的问题实际上都与雅典民主政制直接相关。在这部三联剧中,苏格拉底面临的民主政治语境不仅显得非常突出,而且相当生动和富有戏剧性。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结尾提到,苏格拉底的一生致力于教育天资优秀的年轻人如何“齐家治国”。这部三联剧可以让我们看到,柏拉图作品的基本主题是民主政治处境中的灵魂德性差异问题。

5. 儒家的“四书”形成于唐宋之际,其时佛法已遍及华夏。可以说,儒家“四书”是儒家法统对佛法作出的反应。如今,出自日耳曼族的现代西法已遍及华夏。如某些先贤所见,佛法可能拐走中国人的灵魂,却难以撼动华夏政制。如果政制还在,灵魂也不可能被彻底拐走。现代西法首先撼动的是华夏政制,再拐走中国人的

灵魂十分容易。应对现代西法，我们不仅需要凭靠儒家“四书”，还需要柏拉图的“四书”。柏拉图四书与儒家“四书”的文体虽然明显不同，关涉的问题却不乏根本的一致性：政制的德性与灵魂的德性息息相关，而灵魂德性的养成虽基于天性差异，却断乎离不了教育。

6. 这四篇对话的现代西文译本已经相当多，迄今仍不断有新译本问世，尽管新译未必一定胜于旧译。本稿以布奈特（Burnet）的希腊文编本为底本，参考三类西文文献（笺注本、译注本和义疏本）逐译。西文译本的注释用采编方式摘要编译，以求要而不繁，不再具名版本（义疏除外）。译者所加注释一律标明〔译按〕，以免鱼目混珠。

7. 按照音译原则，据英文 Phaedo 音译的“斐多”，与希腊文发音差得太远，甚至不如法文（Phédon），最贴近希腊文发音的是德文（Phaidon）。已用成习惯的译名，尽管与希腊文发音有出入，一仍其旧为好。但“斐多”这个译名并非如此，晚近仍有资深译者将其译作“裴洞”，可见尚无定译。不过，希腊文人名、地名的汉译，究竟按音译原则还是按约定俗成原则，我国古典学界同仁尚未达成共识——即便按译音原则，用哪个汉字对应希腊文的发音，古典学界也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有人将 Phaidon 译作“淮东”）。为了避免徒添混乱，本稿仍沿用旧译名，译名的统一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

8. 翻译柏拉图作品，对话文体中的语气小品词和诸

多省略颇为棘手，最为棘手之处莫过于一个语词或说法（短语）有多种义项，选择何种义项和保持一种译法都十分困难。为补足语气或文意，中译不得不添加语词（西文译本同样如此），凡此一律施加方括号 []，虽有碍阅读，却有助于核对希腊语原文（布奈特编本用方括号标识有可能是古代编辑家添加的文字，本稿一律改用圆括号）。希腊语原文的斯特方编本页码（如 309a）和布奈特编本追加的行数，是学界引用柏拉图的标准编码，本稿用方括号 [] 将编码括起来随文标注，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标明希腊语原文的位置。不过，由于中文与希腊文在语序上的差异，中文句子与希腊语原文在编码上的位置刚好相反或稍有错位的情形实在难免。

9. 柏拉图作品的今译大致有两种路径：要么贴近当今口语，要么尽量贴紧希腊语原文。按后一种方式逐译，译文难免缺乏生动和文采。笔者的《会饮》旧译采用前一种译法，眼下的重订本则尝试后一种译法——其他三篇起初也采用前一种译法（至 2006 年已完成初稿），今亦改为后一种译法。不过，虽然力图紧贴希腊语原文，本稿仍未放弃追求现代汉语的流畅。显然，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的无异于自找麻烦——尽管如此，笔者愿意勉力而为。译稿现虽刊布，仍会继续打磨。

导 言

苏格拉底的爱欲与民主政治

——关于柏拉图的“爱欲四书”



柏拉图的传世作品共 36 篇，虽篇幅长短不一，相互之间却有明显的内在关联——甚至有相似的细节。克莱因将《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编成“三部曲”，以展示苏格拉底在审判与受死的背景下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¹ 在这个三部曲之上，郝岚再叠加五篇对话，编成一出连贯的八联剧，以展示苏格拉底自我辩护所面临的双重难题：不仅得面对城邦的指控，也得面对哲学的指控。² 朗佩特把《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与《王制》编成连贯的三部曲，同样是力图展示苏格拉底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³ 他还计划把《斐多》、《帕默尼德》和《会饮》编成一部三联剧，以展示柏拉图笔下的青年苏格拉底走过的道路。这些尝试表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

1 克莱因，《柏拉图的三部曲》，成官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郝岚，《政治哲学的悖论》，戚仁译，华夏出版社，2012。

3 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等译，华夏出版社，2015。

品，除了单篇读法，还应该有织体式读法。

古代编辑家按古希腊肃剧演出的四联剧形式将柏拉图的 36 篇作品编成九出四联剧，已经提示后人阅读柏拉图应该注意织体式读法。无论三部曲还是四联剧的编辑方式，都使得柏拉图的相关作品成了对观文本——对柏拉图作品的织体式读法就是对观式读法。¹ 如果要展示柏拉图作品的内在织体，四联剧形式也许更符合古典读法的原貌。问题在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的主线究竟由哪些作品构成，自施莱尔马赫以来一直是一大难题。² 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的每一部作品仅仅透露的是苏格拉底言行的某一个方面，尽管其中有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具有更为基本的性质。³ 倘若如此，如何把握柏拉图作品的内在

-
- 1 基督教《新约全书》的第一部分是四部耶稣传（称“福音书”），其中三部有不少重复的内容，称为“对观福音”。不过，三部对观福音出自三位不同的记叙者，柏拉图的对观作品却出自同一个作者。与“对观福音”在形式上类似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行传（也许还值得加上阿里斯托芬的《云》）。
 - 2 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主线的重新组合，参见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的对话》，黄瑞成译，华夏出版社，2012，页 89—93。
 - 3 在揭示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要义时，施特劳斯将《法义》《苏格拉底的申辩》《王制》《治邦者》四书加以对观（参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4，页 21—30）。在临终前编选的旨在揭示西方思想史戏剧大脉络的自编文集中，施特劳斯欲将《欧蒂德谟》《高尔吉亚》《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编成四联剧，以此对观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关系——由于施特劳斯不幸过早去世，计划中的《高尔吉亚》译读未能完稿（参见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页 54—121）。

关联，既涉及如何理解柏拉图怎样编织基要主题，也涉及如何确定哪些对话是柏拉图的基要作品。换言之，柏拉图作品的现代编法迄今面临一个诱惑：是否有可能提供一出柏拉图基本作品的四联剧。毕竟，即便在西方的一般知识人中，读完柏拉图全部作品的并不多，有耐心读完柏拉图长制作品《王制》（遑论《法义》）的也不多。

本稿尝试从柏拉图的中篇作品中挑选出最富文学色彩的四篇，¹按戏剧时间先后编成四联剧。这一编辑构想来自施特劳斯的启发：通过对《会饮》的识读，施特劳斯让我们看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基本形象是一个“爱欲者”。²可以说，无论苏格拉底何以成为苏格拉底也好，还是遭遇城邦的指控也罢，概因苏格拉底是这样一个“爱欲者”。³《斐德若》与《会饮》是公认的“爱

-
- 1 从篇幅而言，柏拉图作品可分三类：短篇（三万字以内，共 20 篇，短则数千字，多则两万余字）、中篇（三万字以上至八万字以内，共 13 篇）和长篇（共两篇）。书简的总体篇幅算中篇，但由十余封书简构成，文体也算另类。
 - 2 施特劳斯在 1959 年讲授《会饮》的讲课稿（中译本《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09），不仅在柏拉图解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思想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八年后（1967 年），施特劳斯的弟子罗森出版了专著通解《会饮》（中译本《柏拉图的〈会饮〉》，杨俊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其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革命风气也吹到欧洲和美国……
 - 3 参见伯纳德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爱欲的辩证法》，张文涛译，见《经典与解释 8：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页 151—169。

欲对话”姐妹篇，《普罗塔戈拉》则明显是《会饮》的戏前戏，其戏剧时间不仅处于雅典民主政制时期的一个特定时刻，而且揭示了苏格拉底个人经历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意识到自己的追求德性的生活方式面临民主政制的挑战。¹至于《斐多》，则不仅与《斐德若》有直接关联，而且我们不难看到，即便在被判刑后受死之前的那一刻，苏格拉底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对德性充满爱欲。²因此，我们有理由将柏拉图的这四篇基本作品编成“柏拉图四书”——不用说，它们不仅相互关联、值得对观，而且每一篇也都还与这出四联剧织体之外的其他柏拉图作品相互关联。³

在我国读书界，这四部作品获得的喜爱也最多。为了有助于读者织体式地对观阅读柏拉图四书，笔者不揣简陋，扼要谈谈这四部作品各自的独特性及其相互关联。

1 参见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前揭，页6—13。

2 Richard Gotshalk 将《斐多》作为“爱欲”对话与《会饮》《斐德若》放在一起绎读，参见氏著，*Loving and Dying: A Reading of Plato's Phaedo, Symposium, and Phaedrus*, Uni. Press of America, 2001。

3 克罗波西以《普罗塔戈拉》起头以《斐多》收尾连贯地绎读八篇柏拉图对话，有如一部八联剧，但并不包含《会饮》和《斐德若》。见 Joseph Cropsey, *Plato's World: Man's Place in the Cosmos*, Chicago, 1995。

一 《会饮》在柏拉图作品中的独特性

长期以来，柏拉图最著名的作品非《王制》（又译《理想国》）莫属。然而，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会饮》却成了最受欢迎的柏拉图作品（不是之一）。这是为什么呢？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不难理解：1968 年的西方“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一场“爱欲”的自由解放运动来临——海德格尔早年的学生、左翼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爱欲与文明》（1955）成了解放“〔自然〕爱欲”的哲学指南。《会饮》的基本主题是把“爱欲”尊奉为“神”，其中有人甚至提出了保护男同性恋“爱欲”的自由立法议案。这样的经典作品会吸引时人眼球，没有什么奇怪。令人费解的倒是，的确也有西方学人拿柏拉图的这部作品来为解放同性恋作论证。无论如何，在后现代的这个狂欢时刻，两千多年前的《会饮》成了时髦读物之一，在古希腊作品中堪称绝无仅有。¹

1 如果说《王制》是被今人绎读得最多的柏拉图长制，《会饮》就是被今人绎读得最多的柏拉图中篇作品。就今人的解读而言，首先应该提到施特劳斯的老同学克吕格（Gerhard Krüger）在 30 年代末完成的《会饮》义疏《洞见与热情：柏拉图思想的本质》（*Einsicht und Leidenschaft: das Wesen des platonischen Denkens*, Frankfurt/ Main, 1939/1992 第 6 版）。1968/69 冬季学期，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宗教思想史教授皮希特（Georg Picht）开讲《会饮》，还

《会饮》的基本情节很简单：几位商界成功人士在进城的路路上缠住苏格拉底的一位年轻弟子，要他讲述肃剧诗人阿伽通多年前在家里搞的一次会饮——因为苏格拉底应邀参加了这次会饮，就“爱欲”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苏格拉底的这位年轻弟子当时年纪还小，并不在场，仅从一位老辈子那里听到过关于那次会饮的情形，但他后来向苏格拉底本人核实过。由于心地单纯和心直口快，苏格拉底的这位年轻弟子向热心打

（接上页）未讲到一半（至阿里斯托芬的颂辞），就被德国大学生复制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但他留下的讲稿已经有两百页之多（见 Georg Picht, *Platons Dialoge "Nomoi" und "Symposion"*, Heidelberg, 1990）。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人解析《会饮》日益精细绵密：Kurt Sier用了三百页篇幅仅仅疏解《会饮》中的第俄提玛教诲（见氏著，*Die Rede der Diotima: Untersuchungen zum platonischen Symposion*, Stuttgart/Leipzig, 1997）；Paul W. Ludwig用了更多篇幅疏解比第俄提玛教诲篇幅短得多的阿里斯托芬讲辞（见氏著，*Eros and Polis: Desire and Community in Greek Political Theory*, 2006）。篇幅不大的通解性专著更多，而且层出不穷，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有安德森（Daniel E. Anderson）的 *The Masks of Dionysos: A Commentary on Plato's Symposium*（State Uni. of New York Press, 1993），儒普瑞齐（Louis A. Ruprecht Jr.）的 *Symposia: Plato, the Erotic, and Moral Value*（State Uni. of New York Press, 1999），以及何琦特（Jamey Hecht）的 *Plato's Symposium: Eros and the Human Predicament*（Twayne Publishers, 1999）——何琦特的通解篇幅虽然很小（仅110页），对诸多细节的识读却颇有独见。相比之下，罗德斯（James M. Rhodes）的 *Eros, Wisdom, and Silence: Plato's Erotic Dialogues*（Uni. of Missouri Press, 2003）一书中有三章解读《会饮》，长达二百三十页，啰里啰嗦不得要领。

听会饮事件的商界人士转述了自己听来的叙述。那次会饮中共有七人就爱欲问题发言，用今天的话说，柏拉图的《会饮》记叙的是雅典民主政制时期的一次关于“爱欲”的公共论坛——这在柏拉图的作品中绝无仅有。

公共论坛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标志：既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无论什么重大问题都应该“有话大家说”。于是，德性很差或心性低劣甚至脑筋有毛病的人也有了在公共场合振振有辞地讲歪歪道理的机会。在《会饮》中，苏格拉底所置身的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十分显眼。首先，开场时缠住苏格拉底的年轻弟子打听会饮的是几位商界成功人士——当时的雅典以工商业发达著称。与我们的时代一样，民主政制与商业化文明有直接关联。¹第二，这次会饮的谈话主题——颂扬“爱欲”——是通过民主商议方式确定的。事实上，每位在场人的发言的确体现了民主的自由表达意见的特征。第三，为“自然爱欲”正名或“翻案”，本身就反映了民主政制的哲理基础和伦理后果。

通过民主的方式确定颂扬“爱欲”的主题之后，这一决议就具有了政治强制力。可是，轮到苏格拉底发言时，他却拒绝参与颂扬“爱欲”，声称自己起初口头答

1 对观《王制》的开场，参见拙文《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见拙著，《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分社），2015。

应、心里却没有答应——理由是，他不能接受先前那些颂扬“爱欲”的说法。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即便能够接受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也不能接受民主政治的实质原则，即把爱欲颂扬成一个“神”。苏格拉底迫使在场的人同意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谈论“爱欲”之后，他讲述了“从前”的自己从一位先知式的女教师那里学习理解“爱欲”的经历。换言之，苏格拉底在这个民主政治的规定场合不仅暗中修改了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也修改了民主政治的实质原则。就前者而言，苏格拉底的发言基于他强制在场的其他人接受他自己定的规则，以至于苏格拉底在这个民主的场合显得像个僭主——但他不惜让自己成为僭主的理由是：必须讲出爱欲的“真实”。就后者而言，苏格拉底针对自由民主的种种“爱欲”意见提出了他所理解的整全的爱欲观。如果说先前五位发言人表达了自由民主的“爱欲”的种种理据，苏格拉底的爱欲观则体现了民主政治原则难以接受的前提：并没有普遍人性，因此也没有普遍的爱欲——无论人性还是“爱欲”，在世人们那里都有德性品质上的差异。如第俄提玛在教育青年苏格拉底时所说：

如果每个世人都爱欲而且总在爱欲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说每个世人在爱欲，而是说有些人在爱欲，有些人不在爱欲呢？（《会饮》205a9-b2）

如果抹去人性的自然德性差异，政治共同体必然丧失自然的道德秩序，所有人都向各自天性的自由看齐。

话说回来，在这个公共论坛的场合，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发言——他的发言仅仅转述了他的老师对“爱欲”的理解。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实质原则的否定就显得节制而且温和。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在这个民主的场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对“爱欲”的非民主的理解。

苏格拉底发言结束之后，来了一位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不速之客——年轻的民主政治家阿尔喀比亚德，当时他被“社会舆论”视为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喀比亚德闯入会饮后也被要求颂扬“爱欲”，对这一民主的规定，他既接受又没有接受：接受的是必须讲一篇颂辞，没有接受的是颂扬“爱欲”。他凭靠自己的醉态坚持要颂扬苏格拉底，于是，这位后来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民主政治家把苏格拉底当作“爱欲”本身来颂扬了一番。

《会饮》的内在情节以揭示苏格拉底是一个怎样的爱欲之人达到高潮，以至于这场关于“爱欲”的公共论坛最终展示的是苏格拉底的爱欲。苏格拉底的发言讲述了自己学习爱欲的经历和所得，阿尔喀比亚德的讲辞不仅让在场的人得知苏格拉底与他的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展示了苏格拉底在政治生活中的言行德性：节制、正义、勇敢而且热爱智慧——尤其揭示了苏格拉底言辞的双重特征。